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隋煬帝豔史
第三十四回 賜光綾蕭後生妒 不薦寢羅羅被嘲

詩曰： 鶯喜綢繆燕喜親，花枝亦願領芳春。
誰能冷落溫柔裡，卻讓風光屬別人！

又云：
冷眼角中難放火，熱心窩裡肯容冰。
巫山豈少留濃夢，只恐留時雲雨憎。

話說煬帝同蕭後在月觀，半夜裡追論往事，良久方寢。次日起來說道：「昨夜光景清幽，殊快人意。」蕭後道：「虧柳青與雅娘，這一段點綴得有趣。」不多時，吳絳仙、袁寶兒與眾美人俱走來，聞知此事，都笑做一團。煬帝隨叫過柳青與雅娘來問道：「你二人有何情趣，昨夜那等高興？」二人跪在地下沒得說，只是嘻嘻的笑。蕭後道：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各得其樂也！陛下哪裡就斷得他們沒情趣？」煬帝笑道：「就有也是些乾清寡趣。」大家又笑了一回，煬帝方將二人放起，說道：「不要因他們誤了我們這樣好天氣，且商量到何處去飲酒方暢。」蕭後道：「此觀中最疏散有趣，何必又思別處？」煬帝道：「正是。」就有個留住念頭。只見袁寶兒說道：「迷樓中綠肥軒看新綠，倒也應時。」煬帝道：「朕倒忘了，還該去看新綠。」遂傳旨綠肥軒排宴，就要往迷樓中去。原來這月觀與宮相連，雖賜吳絳仙住，蕭後可以據得。煬帝若在月觀，少不得要與蕭後同寢；若到迷樓，乃淫蕩之處，姬妾眾多，未免近狎，不便後住。故蕭後只願煬帝在月觀中遊玩。

誰知煬帝一心卻要到迷樓去淫縱，聽見袁寶兒說看新綠便就著機兒要去。蕭後，不知煬帝有心，只恨袁寶兒多嘴。此時雖不說破，腹中卻有二十分不喜。袁寶兒出於無心，見煬帝依了她的主意，便歡歡喜喜，叫人打點。不料蕭後在旁冷眼相看，只道她恃寵驕矜，更加不快。不多時，眾宮人打點停當來請。煬帝就要同上輦去，蕭後道：「妾不去罷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為何不去？」蕭後道：「妾去恐怕眾美人游的不暢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說得好笑，朕與御妻同樂，怎麼管他們暢不暢？」蕭後道：「不是妾多管他們不暢，陛下如何得暢？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倒也多心，朕哪裡是這樣人。」蕭後笑道：「妾本要湊趣，陛下倒疑妾多心。」大家又笑了一會，方才同上輦望迷樓來。到了綠肥軒前，只見落紅滿地，樹樹枝上，都換了碧玉般初生的嫩葉。煬帝臨軒一望，果然是黃深綠淺，十分可愛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春去應無幾？園林事已非。
乍觀紅寂寂，一望綠依依。
葉葉含煙嫩，枝枝帶雨肥。
謾愁顏色淺，流影更芳菲。

煬帝賞玩良久，大喜道：「新綠倒這等好看，就如美人脫去豔服，換了淺淡妝束一般，別有一種風情，令人目爽。」蕭後道：「果然清幽，勝於月觀中多矣。袁寶兒之功多矣。」須臾排上宴來，二人並坐而飲。眾美人一齊歌舞，袁寶兒因見蕭後言語有醋意，知道怪她多嘴，哪裡還敢做聲，只隨眾歌舞獻酬。眾美人見袁寶兒不開口，大家也不敢十分多講。煬帝飲了半晌，雖與蕭後說些閒話，然不見眾美人調笑，殊覺冷淡。再飲得數杯，便有幾分醉意。隨立起身來到各處閒走。原來這迷樓中，最是委曲，轉一轉便另開一個世界，雖相去咫尺，卻急忙尋覓不見。

煬帝閒走了一會，等蕭後望不見，竟轉到一層幽房中，叫一個宮人悄悄將袁寶兒喚來，說道：「你今日為何沒興？」袁寶兒道：「因有興多嘴，說了看新綠，惹娘娘怪到如今未了，哪裡還敢有興！」煬帝道：「娘娘不曾說什麼，如何就知是怪你？」袁寶兒道：「娘娘先說恐怕眾美人不暢，又說不如月觀多矣，又說看新綠是妾之功，不是怪妾是怪哪個？」煬帝道：「怪也憑她，有朕做主，料不敢十分難為你；且出去將她耍醉了，送她還宮去，好讓大家快活吃酒。」袁寶兒道：「要耍娘娘吃酒，須叫吳絳仙他們去，妾是不敢；倘然識破，一發怪深了難處。」煬帝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遂叫宮人又將吳絳仙叫了來，說道：「朕急欲同你們暢歡一番，不期日日都被娘娘戀定，你可出去灌她一醉，好送了回去。」吳絳仙說道：「萬歲不要沒情，娘娘平日待妾等最好，豈可因今日一句譏諷之言，便生冷淡之心。」煬帝道：「朕也不是冷淡，只要同你們玩耍，娘娘在此，未免不便，故有此意。」吳絳仙道：「萬歲與妾們朝夕皆可玩耍，何必在此一時工夫，定要灌醉了娘娘。」

正說汝了，「呀」的一聲門響，蕭後忽然走到面前。原來蕭後忽不見了煬帝，初猶道是去淨手，過了一歇不見來，方疑心是躲。一歇兒又不見了袁寶兒，再一歇又不見了吳絳仙，心下便憤然不快，隨親自到各處來找尋。正尋不見，不期事有湊巧，才走得幾步，忽見一個獅子貓，趕著一個蝴蝶兒亂撲；那蝴蝶兒翩翩地往前飛去，獅子貓緊緊的在後面趕來。蕭後遂信步隨著貓與蝴蝶走來，遇到了一層幽房，聽得裡面隱隱有人說話，急忙用手推開門看，只見袁寶兒立在一旁，吳絳仙站在煬帝面前，指手劃腳地說話。剛剛聽得「灌醉娘娘」四字，只道是吳絳仙算計她，哪裡知原是一團好意？便忍不住大聲嚷道：「吳絳仙，我待你也不薄，為何在背後算計要灌醉我？」煬帝與吳絳仙、袁寶兒猛看見蕭後突然走來，先覺有十分沒趣，又見蕭後發出話來，甚不好處。吳絳仙雖然說的都是好話，心下不慌，但一時沒有答應，又不好辯是煬帝要灌醉，我在此勸；又不好推不曾說，只得低了頭不敢做聲。

蕭後見吳絳仙不做聲，一發認真了是算計她，便又嚷道：「你們整年累月，在此受用，我半字兒也不管閒事，那些礙眼，倒要將我灌醉！」煬帝沒奈何，陪著笑臉說道：「御妻不要錯怪了人，其實不曾說御妻什麼。」蕭後道：「好端端飲酒，不是說妾，陛下三人卻私自在此何干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因醉了，散步至此，偶與寶兒、絳仙相遇，何敢談論御妻！」蕭後道：「妾親耳聽見，親眼看見，又不是誰人搬唆是非，如何賴得沒有？」煬帝道：「話雖說了兩句，實是稱贊御妻賢德之處。」蕭後道：「若肯稱贊，倒不要將妾灌醉了。」煬帝道：「『灌醉』二字，有個緣故。朕因自家醉了，故對絳仙說道：『娘娘全不曾吃酒，須灌醉了方不辜負這樣好天氣。』絳仙道：『娘娘待我們最厚，怎敢大膽灌醉？』不期御妻走來，只聽見『灌醉』二字，不由不作惱。」蕭後道：「惱有何用？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自不該來討人奚落。」煬帝道：「哪個敢奚落御妻？御妻不要多心。」蕭後道：「妾原不肯來，也是陛下自不是假意邀來，倒誤了與二位美人這半日快活。妾再不早去，只等著灌醉了方走，便太覺沒趣。」說罷竟抽身要回去。吳絳仙慌忙說道：「娘娘請息怒，賤妾等蒙娘娘何等看顧，時時感激不盡，焉敢在背後說長道短，此心惟天日可表，望娘娘細察。」煬帝又幫說道：「吳絳仙實乃好意，朕可以代她發誓，看來都是朕的不是了。望御妻寬恕罷！」蕭後雖然不快，見煬帝再三小心，也沒法奈何。只得說道：「既不是說妾，倒是妾誤聽了。」正說汝了，忽一個內相來奏道：「光祿寺造成玉蕊酒獻來，現在宮外等旨。」煬帝大喜道：「獻來得正好，快開了，待朕與娘娘陪禮。」內相領旨。不多時開了酒，又排上宴來，眾宮女忙忙斟了獻上。只見那酒果然清香異常，十分可愛。怎見得？有《西江月》一首為證：

玉甕釀成醪，小槽滴出珍珠，光浮琥珀漾珊瑚，不異瓊漿仙露。味冽好和興趣，清香可助歡娛。不醒不醉暖模糊，添得芳春無數。

煬帝看見玉蕊酒清香撲鼻，愛之不已。隨滿斟一杯奉與蕭後說道：「御妻不要惱了，朕陪罪罷。」蕭後接酒說道：「只望陛下免嘲笑足矣，如何言罪。」煬帝道：「何曾嘲笑御妻？說殺也不肯信。只是朕已謝罪，御妻乾此杯，再不消題了。」蕭後道：「既蒙聖諭，安敢再言。」遂將酒飲乾，也斟一杯奉與煬帝說道：「妾狂瞽不能曲揣聖意，尚望陛下海涵。」煬帝飲乾，吳絳仙又斟一杯跪下奉與蕭後道：「妾犯嫌獲罪，望娘娘赦宥。」蕭後忙扯起說道：「我一時聽差了，倒辜負美人好意。」又賜酒一杯，大家同飲乾了。煬帝同蕭後方才入座。眾美人歌一回，舞一回，依舊歡然而飲。正是：

情到深時妒亦深，不情不妒不知心。
妒來尚有情堪解，情若癡時妒怎禁！

原來這玉蕊酒，味醇而性烈。飲到口裡清香可愛，吃下肚去但覺有些微醺之意，再不能沉酣爛醉。煬帝與蕭後痛飲半晌，何止百杯千盞，情愈覺豪暢，並不見十分醉態。煬帝大喜道：「此酒色又清，味又美，多飲又不傷人，真酒之寶也！朕得此，可謂歡樂場之一助。」也是合當有事，正說話間，忽聽得流鶯一聲，啼過軒去，那鶯聲真個啼得又嬌又媚，十分好聽。真是：

花邊啼過柳邊迷，如管如簧高復低。
斗酒雙柑何處聽，一聲流麗入香闈。

煬帝聽見忙說道：「鶯聲倒啼得流麗可愛，我們何不攜酒到綠煙亭上去一聽，也是快事。」蕭後道：「有趣有趣。」袁寶兒說道：「二三月間乳鶯好聽，此時綠肥紅瘦，鶯聲老矣，聽它有何趣味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時候雖過，其聲尚自嚶嚶，怎見得就老，便去聽一聽何妨？」吳絳仙笑道：「萬歲既不嫌老，何妨一聽？」遂叫眾內相打點去聽。誰知說話無心，聽話有心。蕭後見大家你也說老，我也說老，又都哂笑不已，只以為有心借鶯聲打趣她，滿心大怒。欲要當面發作，料道有煬帝在前，嚷鬧不行；遂推有事，走起身上轎，竟還宮中而去。煬帝正要攜酒去聽鶯，忽宮人來報導：「娘娘大怒還宮去了。」

煬帝著驚道：「又來作怪，好好吃酒，為何竟不辭而去！」吳絳仙與袁寶兒俱驚訝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只見杏娘說道：「不消說了，一定是袁姐姐方才說鶯聲老，娘娘疑心嘲笑她，故含怒而去。」煬帝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一定是這個緣故。」袁寶兒著忙道：「妾無心說鶯，娘娘如何認話！若果如此，卻怎麼區處？」煬帝道：「不要管她，且去聽鶯吃酒耍子。」袁寶兒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娘娘既惱了，急須去解方妙；若竟自不理，無心倒做了有心。娘娘那時要加害於妾，卻將奈何？」煬帝道：「依你說，難道朕又回去求她？」吳絳仙道：「必得如此才好。」煬帝猶捱了不肯就行，被袁寶兒、吳絳仙再三催逼，方才上轎還宮。到了宮中，竟不見蕭後來迎。煬帝直入寢宮，只見蕭後連衣睡在床上，全然不睬。煬帝走近面前問道：「御妻為何事怪朕，竟不別而還？」蕭後道：「妾雖老，也是個中宮皇后，袁寶兒那賤婢，安敢巧借鶯聲譏諷於我！」煬帝陪笑道：「御妻不要著惱，她也是一時戲言，出於無心。」蕭後道：「怎麼無心？她倚著陛下的寵幸，明欺我難為她不得，故敢這等放肆。陛下雖然愛她，也不要只管奚落於妾，傷了朝廷體統。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何出此言？妃妾們不過叫她們供耳目之玩，有什麼寵幸，就敢在御妻面前放肆！」蕭後道：「她焉敢放肆，皆因陛下不將妾在心，故至如此！」煬帝笑道：「御妻倒也好笑，為何又纏到朕身上來了。也罷，就認做朕的不是。朕既來陪禮，御妻也該好了。」遂親手將蕭後扶起。蕭後雖然惱怒，當不得煬帝曲意周旋，氣也漸漸平了。因說道：「不是妾倚聖心，袁寶兒、吳絳仙欺妾太甚，其實可恨！陛下既要篤夫婦之情，除非絕了這兩個賤婢，妾方甘心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不消惱，朕只是不用她罷了。」蕭後聽說，才歡喜走下床來。

煬帝雖滿心要到迷樓去，然到此田地，開口不得，只得叫看酒來吃。不多時，排上宴來，蕭後要與袁寶兒、吳絳仙打鬥，酒席之間，便拿出少年的風流手段，盡情與煬帝調笑戲耍。煬帝不覺吃得大醉，同人駕幃而寢。煬帝與蕭後一連歡暢了數日，大家漸漸忘情，便一個一個，依舊召眾美人來侍宴。先召韓俊娥，次召杏娘，再召安娘、朱貴兒，召到臨了，連吳絳仙、袁寶兒也都召來供用。忽一日，有越溪野人獻耀光綾二匹，綾上花紋突起，光彩射人，十分奇異。煬帝大喜道：「此綾何處得來？這等精美？」遂叫野人來問。野人奏道：「小人乃越溪人，偶乘小舟過石帆山下，忽見岸上異光飛舞，只道是寶物，忙捨舟登岸去看。到了放光處，不見什麼寶物，只有野蠶繭數堆，遂收回叫小人女兒織成衣穿。忽夜夢神人說道：「此野繭不可輕看，乃禹穴中所生，三千年方得一遇，即江淹文集，所稱璧魚所化也。絲織為裳，必有奇紋，可持獻天子；若輕賤天物，必有大罪。」醒來猶不深信，不料織成綾子二匹，果有奇紋突起，光彩射人。遂取名叫做耀光綾。因憶神語，不敢自私，特來獻上萬歲。」

煬帝聽了大喜道：「原來有許多奇處，朕就知非等閒之物。」遂厚賞野人，叫宮女拿進宮來。蕭後看見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果然好兩匹綾子，天生雲錦不過如此；做件衣裳穿穿，倒也有趣。」煬帝道：「御妻要可就拿去收了。」蕭後大喜道：「多謝多謝！」也不曾拿，也不曾收，因有別事，遂走了開去。不期蕭後才走開，吳絳仙與袁寶兒便走來，看見耀光綾，俱驚喜道：「是哪裡來的這樣好綾？」煬帝道：「是越溪野人獻的。」遂將野繭出處緣故，說了一遍。二人十分歡喜，將綾子拿在手裡，看了又看，愛了又愛，不忍放手。蕭後雖說要，卻不曾拿去，煬帝只認做沒什要緊；又見二人戀戀不捨，一時湊趣，遂說道：「你二人既喜，就每人賜你一匹。」二人不知是蕭後要的，滿心歡喜，慌忙謝恩受了。正是：

莫道君王心不私，偷情換趣哪有移！
分明許與光綾子，又作新恩賜愛姬。

寶兒與絳仙得了耀光綾，便歡歡喜喜，拿去收藏。及蕭後來時，龍案上已不見了綾子，忙問道：「陛下賜妾的耀光綾，放在何處？」煬帝佯作驚道：「耀光綾賜朕御妻，御妻不要，朕已又賜別人。御妻為何復問？」蕭後含怒道：「此綾妾深愛之，誰說不要？」煬帝轉埋怨道：「御妻既要，何不就拿去了？卻丟在此處，朕不知又誤賞賜了人，卻怎生區處？」蕭後見煬帝說得慌忙，便信以為真，心下還不甚惱。因問道：「賞了哪個？」煬帝自覺口澀，回答不出，捱了半晌，方應道：「總是朕的不是，誤賞了人，御妻何必細問。」蕭後道：「誤賞也罷，畢竟是誰，何妨明講？」煬帝被逼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方才吳絳仙、袁寶兒二人走來，只管翻弄，朕一時沒主意，遂賞了她去。」蕭後聽見又是此二人，哪裡還忍耐得住！急得她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氣昂昂的大怒道：「陛下欺妾太甚！專一寵這兩個賤婢，欺壓於我，是何道理？」煬帝忙勸道：「哪裡敢欺壓御妻？總是朕一時糊塗，失於檢點，御妻不要多心。」蕭後道：「袁寶兒要看新綠，便依她看新綠；吳絳仙要灌醉我，反說我錯聽；大家打趣妾老，又說是無心。這都罷了，方才兩匹綾子，明明是妾要了，卻故意賜給兩個賤婢，以羞辱於妾。妾雖醜陋，也是一朝王母，倒受辱於兩個賤婢，叫妾何以為人！」

說罷，便嚎啕大哭起來。煬帝慌得左不是，右不是，再三勸慰，哪裡肯住。沒法奈何，只得叫宮人去召十六院夫人來勸。眾夫人聞召，都來說道：「陛下也忒忘懷，賤妾等不瞅不睬，忘懷罷了；怎麼連許了娘娘的綾子，也忘懷又賜別人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朕央眾妃子來勸解娘娘，倒乘機兒譏諷起朕來。」眾夫人齊笑道：「譏諷陛下，正是解勸娘娘。」因對蕭後說道：「萬歲也是一差二誤，娘娘不要惱罷。」蕭後帶哭說道：「什麼一差二誤，怎再不差與別人，偏只差在這兩個賤婢身上？」煬帝道：「朕實是差了。這耀光綾，御妻若要，如今取回，卻也不難。」蕭後道：「取回來也不香了。只殺了這兩個賤婢，方才泄我之氣。」秦夫人暗暗對煬帝說道：「只是這等空勸，娘娘之氣如何消得？陛下可將二美人暫貶一貶，方好收頭。」煬帝低頭沉吟，猶捨不得。秦夫人道：「貶不過是個虛名，消此一時之氣；過一兩日，娘娘氣平了，便好召回。」

煬帝沒奈何，只得依著秦夫人，傳旨將吳絳仙貶回月觀，袁寶兒貶入迷樓，俱不許隨侍。因對蕭後說道：「貶了二人，御妻便可見朕的心跡了。」蕭後道：「貶雖貶了，只怕心中還有些放不下。」眾夫人齊說道：「萬歲既貶了她兩個，娘娘再要搜求，就太過了。」蕭後方才拭淚不語。眾夫人忙叫取酒。須臾排上宴來，眾夫人各奉一杯說道：「萬歲與娘娘滿飲此杯，閒話再不消題了。」煬帝吃乾說道：「朕再沒得說，只怕御妻還要多心。」蕭後道：「妾倒不多心，只怕陛下要多事。」眾夫人笑道：「多心多事，皆為多情耳。」大家說說笑笑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依舊又歡然而飲。正是：

花爭調笑柳爭嗔，難得風光處處親。
謾道消除心上恨，須知斷絕意中人。

自此之後，蕭後與煬帝時刻不離，絕不放煬帝到月觀、迷樓中去游，每日家只在宮中行樂。一日，煬帝乘蕭後午睡未起，遂獨自自信步到後宮閒耍。才轉過一架繡屏風，只見一個美人梳妝正完，手持著兩面寶鏡在珠簾下細細照看，左顧右盼，十分風流俊俏。後人有詩單贊美人簾下對鏡之妙云：

妝成不自喜，鸞鏡下簾隨。
影落回身照，光分逐鬢窺。
梨花春對月，楊柳晚臨池。
已足銷人魄，何須更拂眉！

煬帝看那宮人生得煙輕月瘦、雪韻花妍，百般嬌媚，心下又驚又喜道：「宮中哪裡又來了這一個美人！」忙走近前仔細一看，認得是蕭後心腹宮婢羅羅也。原來這羅羅披髮時，煬帝就注意愛她，後來長成更覺美麗。蕭後恐怕煬帝見了寵幸，故將她藏在後宮，不容見面。不期這一日恰恰撞著。煬帝吃驚道：「羅羅長成了，倒這等鮮妍，可喜，可喜！」羅羅忙將寶鏡放下，裊裊婷婷磕了一個頭。煬帝隨用手挽起問道：「為何許久不見你？」羅羅答道：「萬歲倒還記得賤婢！」煬帝道：「怎麼記不得，你披髮時，朕最愛你這一雙眼生得秀美，今日春山遠黛，斜簇雙蛾，種種風流，又不獨一秋波矣。」羅羅謝道：「賤人陋質，焉敢當萬歲嘉評。」煬帝一邊說著，一邊遂走進簾來坐下。羅羅恐怕蕭後看見，忙問道：「娘娘在何處？卻放萬歲獨行至此？」煬帝笑道：「朕難道自來不得，定要娘娘放來？」羅羅笑道：「萬歲來是來得，只怕放不放還在娘娘。」煬帝笑道：「你這妮子就看得朕這般駭怕，你且過來耍一耍，看朕怕也不怕？」遂用手來抱羅羅，羅羅慌忙推辭說道：「娘娘實在何處？萬歲雖不怕，賤婢未免要怕。」煬帝道：「實對你說罷，娘娘午睡未起，朕悄悄地走來，並沒人看見，戲耍片時何妨？」遂將羅羅抱入懷中，坐於膝上，百般偎倚。羅羅半推半就，低頭不語。

二人正調戲間，忽疏辣辣的一陣風來，將珠簾掀起，就像有人走來一般。羅羅猛然看見，只道是蕭後來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慌忙跳起身來躲避，連煬帝也吃了一驚。及走到簾前看時，哪裡有個人影？再回身看羅羅時，早嚇得滿臉通紅，走不是，立不是，只管失驚打怪。煬帝笑道：「怎麼這等膽小！」羅羅慌做一團，哪裡答應得出？煬帝看了又愛又憐，一時情興勃發，就要私幸羅羅，忙近前來抱摟。羅羅慌躲開說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，娘娘知道，不當穩便。」煬帝道：「娘娘此時睡熟，哪裡便得知道？」羅羅道：「娘娘多心，一醒便要來尋，倘然撞見，這羞慚怎當！」煬帝纏了一歇，見羅羅不肯順從，因笑道：「好一個癡東西，朕一團好意，卻這等千推百阻，殊可笑也！」羅羅閃來閃去，只不敢近身。煬帝忽見案頭有筆硯，遂信手題詩四句嘲之，說道：

個人無賴是橫波，黛染隆顛簇小蛾。
幸得留儂伴成夢，不留儂住意如何？

煬帝題完，遂念與羅羅聽。羅羅聽了，說道：「萬歲恩寵，豈不望沾，但恐娘娘得知，未免又是吳絳仙、袁寶兒之續也。」正說汝了，忽見蕭後悄悄的走到面前問道：「你二人在此何干？」二人驚慌無措。正是：

並立雖無事，相依若有情。
任他湘水碧，亦自洗難清。